

●长篇历史小说●

漢武王朝

非台 著

河南文藝出版社

漢武王朝

上





漢書

漢武王朝

漢武王朝

非台

著

河南文藝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上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汉武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武王朝:全2册/非台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1

ISBN 978-7-80765-582-4

I. ①汉… II. ①非…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7582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总印张 41.25
总字数 682 000
版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总定价 58.00元(上下)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楔 子	001
第 一 章 好一缕香烟	005
第 二 章 夺床第一	015
第 三 章 惨为“人彘”	023
第 四 章 更血腥的杀戮	032
第 五 章 还有别人眼红	040
第 六 章 前赴后继	049
第 七 章 螳螂捕蝉	058
第 八 章 黄雀其后	068
第 九 章 谁也想不到的暗箭	078
第 十 章 又多了几个冤大头	087
第十一章 青云衣兮白霓裳	097
第十二章 人纷纷兮而登台	108
第十三章 第二把火	117
第十四章 泡影明堂	126



第十五章	几乎全军覆没	137
第十六章	阿娇的失落	145
第十七章	新来的人	154
第十八章	期门之游	163
第十九章	大修上林苑	172
第二十章	情商第一人	179
第二十一章	真正的威胁	189
第二十二章	回光返照	197
第二十三章	翻过的一页	206
第二十四章	叫好不叫座	215
第二十五章	张了一只大口袋	224
第二十六章	差点成了下一个	233
第二十七章	登堂并不容易	243
第二十八章	没有一个胜者	253
第二十九章	难说正常死亡	263
第三十章	白头之约	273
第三十一章	生逢酷吏	283
第三十二章	冷落长门	293
第三十三章	雷殷殷而响起	303
第三十四章	立了一座庙	312
第三十五章	不许豪杰	321
第三十六章	云手三招	331
第三十七章	一蟹不如一蟹	339
第三十八章	大可不必	348
第三十九章	山林法则	357
第四十章	遇与不遇	366
第四十一章	不过是结果	375

第四十二章	血流成河	385
第四十三章	王爷们的末路	394
第四十四章	公开受辱	402
第四十五章	黯然退场	412
第四十六章	一切为了钱	421
第四十七章	飞将军之死	430
第四十八章	重回胶着	439
第四十九章	再动第三根弦	449
第五十章	封禅的种子	457
第五十一章	当真无疾而终了	466
第五十二章	走得最远的大行令	476
第五十三章	另外一种感情	487
第五十四章	只能自我解嘲	495
第五十五章	招来一个骗子驸马	504
第五十六章	南越的终结	513
第五十七章	最重要的事	522
第五十八章	上阵父子兵	531
第五十九章	天上不会掉馅饼	541
第六十章	过了分水岭	550
第六十一章	也有不愿入网的	559
第六十二章	葡萄酒与汗血马	568
第六十三章	不是因为音乐	578
第六十四章	降者与不降者	589
第六十五章	隐忍烈丈夫	599
第六十六章	因为不是虎	610
第六十七章	灭门太子	619
第六十八章	惊梦	628



第六十九章	了又未了	638
第七十章	尾声	647
后 记		654

楔子

上世纪80年代初,我有一个月时间,与几个同伴作了一趟长途旅行。那会儿,高速公路、国道什么的还没有起步,长途旅行只有坐火车。春节刚过,我们就出发了。

计划先西后东,第一站选的洛阳。时令既早,见不到牡丹花,去伊水之阙瞻仰过龙门石窟,又参拜了白马寺,邙山什么的再顾不上,也就匆匆而去了。

第二站,自然是西安。

火车一过潼关,就是所谓八百里秦川,气象果然大不一样:平畴弥望,道路纵横,树木萧萧,屋舍俨然,那么繁庶安闲,坦荡自若。西安城里,也同样一幅恬然自得的景象。连最繁华的钟楼附近,都是一副社戏戏场模样:人在马路与人行道上悠闲地逛着;自行车、三轮、汽车等机动与非机动车辆,在人堆里不紧不慢地响着铃声、喇叭,一截一截朝前挪动。加上商场里播的秦腔、满耳抑扬顿挫的陕西话语透着汉唐古韵,情不自禁,人就有些颠倒时空了,认定自己依然生活在很远很远的年代。陕西除了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又有所谓“秦中自古帝王州”之说:西安前身,即是古代长安,除了西周、秦、西汉、新莽、隋、唐六个大一统的王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五个割据王朝,还有东汉献帝与西晋愍帝两个末代皇帝,一共十三个王朝曾在这里建都。在这样的地方,人会有时空错位的颠倒,原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

历史既如此久远,积淀当然深厚无比:在那儿,几乎每一步都能踏出一个历史印迹。



半坡遗址、秦始皇兵马俑、古代陵墓等等,不必说了,就是不起眼的田头地角,看着不过黄土一片、麦苗一片,不经意间踢着个砖头瓦片,或随意拾起一方陶块,漫瞅一眼,你也会发现那上面竟是有花、有字的。花有云纹、菱形、葵花纹,或者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龟蛇合一)、天鹿等等;文字,则有“汉并天下”、“与天无极”、“长乐未央”,或者“益寿长乐”、“万世无极”、“海内皆臣”、“道毋饥人”、“长久乐哉豕”什么的。连农家猪圈上面盖的,都是绳纹板瓦,一样地道秦、汉旧物。这么着,人还不得益发要颠倒时空,不知今夕何夕吗?

在西安一待几天下来,听的见的,满脑子都是。透过旅舍客房的窗帘,洒下一片月色,多少有些清冷;而黄黄的灯光,于清冷中又平添了一份溶溶漾漾。不知道什么地方的电视或音响里传来一阵琴音,像一股活水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流来,虽有些亮色,却又幽怨而且苍凉。

“倒像是月色……不过,不是苍茫出天山的天山之月,也不是影入平羌的峨眉山月,该就是这高挂在渭水之上的渭河之月?时令嘛,秋天与早春没有多少区别。那么,这曲子是什么呢,那么熟悉?不是《汉宫秋月》吗?对了,就是《汉宫秋月》。只有它,才这么幽怨,又古朴、苍凉……”我迷迷糊糊地想。

那琴音渐渐地幻成一股流水了,汨汨地淌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与一片歌声混在一起。细听那歌,原是有词的,是: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
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歌》。茂陵刘郎,是汉武帝刘彻。原来,《汉宫秋月》怨的竟是刘彻?谁在怨他?又怨的什么?”我还没想清楚,那歌声与水声渐渐就远了,变成一些淅淅沥沥的水滴。

水滴淅沥之中，现出一片湖泊，从高处看着像只大葫芦，腹东口西。湖，则有大有小：大的汪洋一片，小的不过一眼清泉，星罗棋布，在阳光下闪金耀银。碧绿的滩地上，花团锦簇：紫色的是高山紫苑、紫云英，黄的是垂头菊，粉的是马先蒿；点地梅、报春花以及一些说不出名字的花儿，也无不开得如火如荼。水里，则有斑头雁、黄鸭、没有鳞片的湟鱼，漫游嬉戏。山坡上，更有野牦牛、藏羚羊等大型动物，在欢跑追逐。

“这是什么地方？”我问。

“星宿海。藏语叫‘错岔’，翻译过来就是‘花海子’的意思。它可是黄河的源头！”有人回答。

但星宿海的那些湖泊，渐渐就汇成支流、干流了，水也慢慢浑浊起来，并且掀起了滔天巨浪。巨浪朝岸边的岩石与堤坝猛扑过来，浪花、水沫溅了我一身。我慌了神，赶紧躲开了。

可那浪并没有追过来，倒退下去了，很快就干涸成了一片泥浆，成了软软的一堆黄土。

用它捏个泥人什么的，倒不错。

不等我动手，那些泥巴竟还都成了泥俑，转眼又成了陶俑：房产屋舍、车船工具、猪马牛羊、男女老少等等，应有尽有。那些人俑都有衣冠，一律汉代式样，且都上了色，大致都在六七十厘米高。

“奇怪！”看着那些陶俑，我不由得纳闷起来。

陶俑们却动起来了，且有不少换上了别的衣冠：不仅是汉代，魏、晋、唐、宋、明、清，乃至近现代的衣着打扮，也一应俱全！

我已经不止于奇怪，禁不住有些害怕了！而那些陶俑，更雄赳赳地朝我大踏步走来！

我顾不上害怕了，扭头就跑。直到再跑不动，才不得不停下来，偷偷朝后面瞄了一眼。

这一瞄，倒叫我不好意思地笑了：陶俑全都不见了，一片寂静。在那寂静之中，慢慢又响起一种声音：像是一个人在清唱，曲调则多少有点儿像是昆曲。那歌词是：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官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
百姓苦!

“这歌词倒是也熟!啊,元人张养浩的《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怎么忽然唱起这个来了?”我好纳闷。

因为要钻这牛角尖,我到底醒了。音乐已经停了,月光、灯光依然如故,暖气片里汩汩地流着水。

想来,该是它们勾起了我的梦境?

可为什么竟想起那些个东西呢?无论当时还是事后,我都不止一次地反复琢磨过,可始终不得要领。虽然不得要领,却因为它们而有了现在的这部书。至于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我依然说不清楚。

于是,我只好自慰:“不过是梦嘛,哪里一定有什么微言大义?”

如果有哪个聪明人能解开其中的纠葛,当然再好不过了。

第一章 好一缕香烟

因为梦,自然又想起那道难题,哲学家们永远解不开,又永远放不下:就是必然与偶然的关系哪!

一件事来了,哲学家们总要瞪着眼睛苦思冥想: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呢?然后,各执一词,吵得不可开交。尽管几千年都过去了,它还一如既往地横亘在心头,让他们寝食难安。一旦体力稍有好转,能够说上几句,新一轮的争论立马又开始了。

俗人们呢,没有哲学家的那些花花肠子,自然不会随他们去钻那牛角尖。我们只相信,造化弄人,这世界偶然的事实在多了去了;虽说偶然,却也都有因有果。这两条虽是肤浅,却非常管用,几乎就没有它不能解释的。再说别的,对不起,只好统统留给那些哲学家去较劲了。

眼下,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

汉朝,不是咱们中国第一个叫华夏民族最露脸的朝代吗?影响所及,无论东方西方,全都拿它说事,称咱们为汉人。后来,唐朝也很露脸,也有称咱们为唐人的。毕竟年代晚,不如汉人权威,到哪儿还是称咱们为汉人的多。这一个“汉”字,得来就纯属偶然。

原来,秦始皇虽然统一了中国,那基础却很不牢靠,他与秦二世又倒行逆施,没弄几年,天下就土崩瓦解了。陈胜、吴广之外,又有项羽、刘邦一千人乘机起事。开始的时候,项羽、刘邦都归楚怀王熊心管。到向关中东进兵了,楚怀王与起兵的各路诸侯约定:先



入关中者为王,统治原来属于秦朝的关中土地。可他们却设了一个局:只叫刘邦向关中进兵,将机会预先留给了他。那时,秦还比较强大,各路人马都躲着关中,只有刘邦与项羽主动请缨。就实力而言,项羽百战百胜,所向无敌。就因为如此,再加上好杀人放火,大家谁都怕他当真成了功,宁愿叫刘邦入关,而不愿让他,这才专门设了这个局。

秦朝的主力都叫项羽打光了,刘邦自然能侥幸入关。兑现承诺的时候,项羽不干了,他也知道那个局啊!他实力最强,楚怀王又在他手里,不能不听他的。于是,他一面自封为西楚霸王,一面就来了个偷梁换柱:封刘邦为汉王,而不是关中王,专管蜀、汉两地。关中土地则一分为三,封了三个投降的秦将,让他们阻隔刘邦。自然也有说辞:汉、蜀,也属于关中。既属于关中,也就没有违背当初“先入关中者为王”的承诺了。

刘邦当然不乐意,准备兵戈相向,为自己讨个公道。手下人总要劝的,可谁的话他也听不进。

后来做了丞相的萧何,只好放狠话了:“汉中民穷地薄,在那儿做王虽恶,总比死强多了!”

“哪儿跟哪儿啊,怎么就死了?”刘邦恼怒地问。

“怎么不死呢?”萧何反问说,“你想啊,人不如人家多,势力不如人家大,百战百败,能不死吗?《周书》说,‘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何况,俗语不总说‘天汉’吗?以‘汉’配天,多喜庆吉祥!古往今来,只有商汤、周武王,才能屈于一人之下,而伸于万乘之上。你做了汉王,就是效法商汤、周武,在那儿养民致贤,再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迟早也就都归咱们了。”

萧何这话,有冷有热:冷的让刘邦清醒,再不敢使横;热的让他看到希望,知道朝哪儿努力。天汉原指银河,《诗经·小雅·大东》说:“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萧何顺手拈来,确实透着吉祥:汉都配了天,与天一般大了,还有比这更吉祥的吗?刘邦也特信这一套。略微一想,就拍板了,心甘情愿地做了汉王。后来打败项羽称帝,自然就汤下面,将大一统的帝国称了“汉”。假如当年项羽不封刘邦做汉王,或刘邦不听萧何那一套,后来也就没有汉朝,而是一个别的什么朝,我们也就不得不改叫别的什么人了。你说咱们这“汉”人的来历,不出自偶然所赐,又能从何而来呢?

说到汉朝,它之所以特别露脸,竟是因为一缕香烟!

这不越说越离谱了吗?可偶然,是什么奇迹都能创造的。

那香,是一个叫臧儿的女人烧的。

这臧儿,可是很有些来头的一个人。当年项羽自封西楚霸王,且封刘邦为汉王的时候,还封过一些造反有功的诸侯。其中有个燕王臧荼,都城在蓟,离现在的北京不远。臧荼原本只是前燕王韩广手下一名将军,因为有战功,讨了项羽的喜欢,升了上来。韩广呢,对不起,被改封为辽东王了。韩广却不识相,硬是不肯挪位子。臧荼一发狠,干脆带兵在一个叫“无终”的地方将他杀了。这燕王臧荼,就是臧儿的嫡亲爷爷。汉五年刘邦称帝的时候,臧荼仍然没挪位子,继续做他的燕王。不过,也只延续了几个月:刘邦正月称帝,臧荼十月造反,被刘邦带着自己的童年玩伴、太尉卢绾给打败了,只有乞降。卢绾取代臧荼,做了燕王。臧家的好日子,从此也就到了尽头。

刘邦听信娄敬建议移都长安之后,又照他的意见,从原先的齐、楚、燕、赵、韩、魏等地,迁了十多万豪门大姓到关中居住:一来防备胡人入侵;二来,诸侯有变可以东征,起个强本弱枝的作用。燕家,或者也在这个时候入了关中,在长安附近的槐里,现属兴平县,住了下来。除了迁徙,又是没落之家,一个女孩儿能有什么前景?只好就近嫁了一个叫王仲的人,他或者也是移民吧。生过一男两女之后,王仲不幸死了,她又辗转到长陵,改嫁了田家。长陵是刘邦的坟墓所在,现在属于咸阳市;田姓原是齐国大姓,田家也一样是移民。在田家,臧儿也生了两个儿子。她的大女儿王姁,则已嫁人为妻:丈夫名叫金王孙,就是长陵人,大抵也是移民之后。

这破落地家的子弟,唯一没有败落的往往只有野心。因为大起大落的刺激,他们那野心,通常又比一般人更为强烈,更为冲动。臧儿成长的年代,翻云覆雨,潮起潮落,朝为乞儿、暮为王侯的事多了去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几乎成了所有人的信条。因为动乱,臧儿虽没有过多享受奢华富贵,王侯之家的尊荣显赫与骄傲自信,还是刻骨铭心的。失落之后,早先的那一份光环更让人心驰神往,寝食难安。刘邦是汉王,臧荼是燕王,平起平坐;只是后来诸事不顺,才天差地别了。要是事事都顺,现在坐龙廷的该是她臧家了。至少,封国之王还是保得住的。那么,失去的,当真就一去不复返了?没有那事。

称王称霸,出将入相,原是男儿们的事。可她的那几个宝贝儿子,不管姓王、姓田,文不文,武不武,除了吃喝玩乐、贪得无厌,几乎没有别的能耐,谁也打不出一片天下。

女儿们呢?



从来夫贵妻荣。普天之下,只有女人们可以平步青云,一举登天。远的不说,高祖的薄皇后,文帝的窦皇后,可不都是一步登天、由平民而贵为国母的吗?她们都成,咱这金枝玉叶的封王之后,反倒不成?就是不能贵为国母,荣华富贵总少不了的。

“唉!”臧儿朝铜镜里瞅了一眼,一脸的褶子让她倒抽了一口冷气,“我是过了气了!退我二十年,我就不信没有机会!”

自己不行,女儿们也不行?

臧儿去了一趟金王孙家,忙里忙外的王娡虽然多少有些疲惫,却唇红齿白,骨肉停匀,且凤眼蚕眉,有一种富贵相!

“我说大丫头,你就打算这么过一辈子?”臧儿问王娡。

王娡莫名其妙,怔怔地望着她老娘。

“可惜了!”臧儿又来了这么一句,转身走了,丢下王娡在那儿继续犯傻。她倒也不是不聪明,实在是她妈的问题太突兀,太没有边际,她根本摸不着头脑。

臧儿卧房里面,靠墙有个小小的神龛,供着一个长方形牌位,红地黑字,篆书写着“神君之位”四个大字。可能是靠海的缘故,燕、齐之地多的是方士与神怪传说。那儿的人,耳濡目染,信神的也就特别多。臧儿生长在燕国,自然不能例外。到了长陵,又迷上了神君。神君的原形,只是长陵一个普通妇女。生了个男孩,好不容易养到几岁,却突然夭折了。她伤心极了,很快也悒郁而终了。人虽死了,却常托梦给她的几个妯娌;妯娌们有什么事求她,也有求必应。妯娌们便悄悄叫人捏了她的小像,就在她原先住过的房间里供奉起来。事情传开之后,老百姓也都跑来烧香叩头了。臧儿信的就是这个,能不来吗?除了时不时地前去焚香叩拜,又在自己屋里立上了神主牌位,有事没事就点支香,叩几个头,再叨咕几句。这回心上有事,更要如此了。

一打女儿那儿回来,她就大大点了一炷香,比平常多了好几倍,头也叩了九个之多。一面嘴里反复念叨:“神君娘娘,你是有求必应的。你一定保佑我女儿王娡大富大贵!保佑我女儿王娡大富大贵!”

除了家里,她又到专供神君的地方烧香祷告了一番。跟着,她就去找了一个神卜。

人没张口,她先就献上一两金子。毕竟做过王爷的孙女儿,又是占卜大事,臧儿出手绝不含糊。

自打卦以来,什么时候发过这样的利市?神卜笑得嘴都合不拢了:“太太太太,无功

不受禄。请问你想要卜个什么卦？”

“卜一场富贵，请你给相个人儿。”臧儿开诚布公地说。

“太太这相不相，也知道富贵有加。”

“不是我，是我女儿。”

神卜四下一望，并没有个人。

“我明儿带人来。”臧儿说，人已站起来走了。

“太太这卦金，请你……”神卜见她走远了，赶着叫道。

臧儿回头一摆手：“见笑见笑！”

第二天一早，神卜刚摆着摊子，臧儿就带着王姑风风火火地赶来了。

神卜一见，老远就惊叫了一声：“贵不可言，贵不可言！”

臧儿一听当真有戏，自然更来劲了：“大师请说。直说，直说！”

神卜又深深打了一躬，这才战战兢兢地说道：“令爱天庭饱满，三停光亮，体若无骨，丰腴香艳，又玉润冰清，大富大贵，大富大贵。”

“如何富贵？请大师明示。”臧儿说。

“贵不可言，贵不可言！”神卜说。

“难道有命妇之分？”臧儿猜道。

“何止命妇！”神卜摇头说。

“嫔妃之分？”臧儿又问。命妇不过是官太太；嫔妃是封王或皇帝的侍妾，自然又高了一等。

神卜一言不发，只管将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似的。

“难道……”臧儿一时懵懂，竟说不出话来了。她不是不知道嫔妃上面还有什么，只是从来没敢认真想过，一时再找不到词了。

神卜微微一笑：“令爱虽然贵不可言，只是眉间稍稍窄了一些。”

臧儿的脸立马凝固了：“它主什么？”

“早年间有些不顺，现在也还有些清冷。过了这一向，就否极泰来了。”神卜解释说。

臧儿一拍手，眼泪都下来了：“哎呀先生，你可真是活神仙啊！这一向可不是不顺吗！”

这答案，早在神卜意料之中：要是顺，她还会巴巴地来看相？